

试论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

章亚琼

(遵义医学院 外语系, 贵州 遵义 563003)

【摘要】本文通过分别探寻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定义,认为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既不是许多比较文学家以为的“翻译研究是比较文学之下的一个分支”,也不是巴斯奈特宣称的“比较文学是翻译研究之下的一个分支”。事实上两者之间具有“交而不同”的关系,它们的不同在于两者有各自关注的对象:文学和翻译;它们的相交点在于二者共同关注文学翻译并且都开始“文化转向”。

【关键词】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文学翻译;交而不同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1-0081-04

1977年5月国际译联(FIT)通过一项特别决议,鼓励一些比较文学的规划把翻译的艺术和理论正式作为它们课程的一部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也历来把翻译视作它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它的机构中不但设有翻译委员会,而且每次会议都把翻译作为主要的议题之一加以讨论。显然,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关系非比寻常。

在大多比较文学教程里,翻译研究往往被以媒介学或译介学的形式归到比较文学下面的影响研究中,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1931年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中,翻译便是传播的必要的工具,而‘译本’之研究更是比较文学的大部分工作的不可少的大前提。”1987年被称为西方比较文学之‘圣经’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译成中文出版。作者韦斯坦因特别提出翻译这一论题是“比较文学中极其重要的部分”。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也曾说过:“它(翻译)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知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姻缘’”。诸多学者表述虽异,意思却一致:翻译研究应被看作比较文学之下的一个分支。

与之相反的是英国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研究家巴斯奈特的观点。在深入考察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后,巴斯奈特认为原本作为比较文学一个分支的翻译研究从70年代以来,已经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了。“当人们对比较文学是否可视作一门独立的学科继续争论不休之际,翻译研究却断然宣称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这一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势头和活力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她进一步指出,“现在是到了重新审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了,”因为,“比

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女性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研究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目。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把翻译研究视作一门主导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它的一个有价值的、但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研究领域。”如此一来,众多比较文学家心目中的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这一二元对立在巴斯奈特的笔下被彻底地颠覆过来,形成了翻译研究/比较文学这一新的二元对立。比较文学沦为翻译研究之下的一个分支。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是像众多比较文学家认为的那样:翻译研究只不过是比文学之下的一个分支?抑或如巴斯奈特所称:我们应该把翻译研究视作一门主导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它的一个有价值的、但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研究领域?或者还有第三种可能?如果是这样,又该作何解释?要回答上述诸问题要先弄清楚究竟何谓比较文学?何谓翻译研究?

一 比较文学

对比较文学的定义,各种教科书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三人主编的《比较文学》认为“把比较文学看作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更符合比较文学的实质,更能反映现阶段人们对于比较文学的认识。”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在陈、孙、谢三人定义的基础上有所扩展:“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阈而展开的文学研究。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论》的定义则是:“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

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不仅中国人难以达成一致,外国人也是争论不休。法国学派奠定的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其理论代表基亚在《比较文学》中指出“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上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形成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其代表人物雷马克认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它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它表现领域的比较。”在前苏联比较文学也叫历史-比较文艺学。其代表人物日尔蒙斯基对比较文学的界定如下:“历史-比较文艺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国际联系和国际关系,研究世界各国文艺现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文学事实类同一方面可能出于社会和各民族文化发展相同,另一方面则可能出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和文学接触,相应地区分为:文学过程的类型学的类似和文学联系的相互影响。

一个世纪以来,对于‘何谓比较文学’各国学者始终得不出一个圆满而权威的结论。但有一点却是公认的:比较文学必然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中的文学关系。这种跨语言的文学关系很自然地就让人联想到翻译。那么,翻译研究又是什么呢?

二 翻译研究

翻译是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活动。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亚述帝国就有了正式的文字翻译。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的翻译研究,它的产生却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历史。起初一些学者如奈达、威尔斯建议将这门学科称作“翻译科学”(science of translation),后来又有学者打算把它唤为‘翻译学’(translatology),但是这门学科今天的通用名却是“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此一名称来自荷兰学者霍姆斯于1972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霍姆斯首次呼吁将“翻译研究”作为这一学科的正式名称,并得到众多同行如巴斯奈特、勒弗维尔、图里等人的赞同,从而使这一名称逐渐为学界接受。

在该文里霍姆斯把翻译研究分为“纯粹的”和

“应用的”两大分支。纯粹翻译研究旨在对发生的翻译现象进行描写,并制定相应规则来解释和描写此现象。因此在纯粹翻译研究之下又可细分为描写翻译研究(DTS)和翻译理论。描写翻译研究包括三类:产品导向研究(product-oriented)、过程导向研究(process-oriented)、功能导向研究(function-oriented)。翻译理论主要是利用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原则理论及模式。此外,霍姆斯还提及两类重要研究:关于翻译本身的研究(如翻译理论史、译者培训史)和适用于具体研究类型的学科方法论研究(或叫元理论研究)。

巴斯奈特也曾对翻译研究进行过分类,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霍姆斯的不足。在《翻译研究》一书中,她认为翻译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1)翻译史的研究;2)翻译与译语文化的关系的研究;3)翻译与语言学研究;4)翻译与诗学研究。这四类中两个涉及翻译的文本,注重译文与原文的功能;另外两个针对翻译的过程,注重翻译过程的具体操作。此外,她认为翻译研究还应该包括一个翻译评估的内容。

显然,翻译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名称其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包括文学与非文学的翻译、各种形式的口译以及电影配音、字幕翻译等等,还包括口笔译人才的培养、翻译教学、翻译标准和评估等。其涉及的学科也越来越多,不仅有语言学和文学,还有民族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乃至国际政治等,成了一门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学科。

三 交而不同

通过上面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定义分别进行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其实具有一种“交而不同”的关系。首先,它们是两门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顾名思义,是一种文学研究。不论是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或者一些中国学者宣称的阐发研究,甚至于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各种理论思潮(如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影响下比较文学发展的新阶段,究其实,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研究文学本身的问题。在研究中,各派尽管采用视角不同,但都是从文学出发,最后又回到文学上来。自始至终文学研究都是其不应也不曾丧失的基本特性。同理,翻译研究是以翻译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所关注的是一切与翻译相关的现象,诸如文学与非文学的翻译、各种口

译、译员培训、翻译评估、翻译理论建设等。这期间也许会涉及不同学科,采用不同视角,然而从头至尾都是始于翻译、终于翻译的。翻译始终都是其不变的关注点。文学与翻译,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也是两门不同的学科。

尽管如此,这两门学科并非毫无瓜葛。事实上,二者也有相交之处。此处的相交主要指两点:1)文学翻译;2)文化转向。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都关注文学翻译的问题。虽然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研究,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研究。原因何在?因为它是“比较”文学。“比较”的真谛就在于跨越和打通既定的界限(民族、国家的界限和学科界限)。因此,既为比较文学,这种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跨语言的翻译问题。无怪乎众多比较文学学者都在其著作中将翻译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讨论;而各种翻译教程也都设有专门章节(媒介学、译介学)讨论此问题。比较文学进行的翻译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换言之,它是从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地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来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它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它把翻译中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一句话,比较文学所关注的翻译问题其实只涉及文学翻译部分,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共同构成我们在前面界定的翻译研究(或者整体的翻译研究)。因而文学翻译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第一个相交点。

文化转向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第二个相交点。按陈、孙、谢三人在《比较文学》中的说法,上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面临着三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这第三股浪潮即所谓“文化研究”的热潮。在这股热潮的冲击下,比较文学界对文化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文本研究中引进文化比较的

视角,在文化层面上探寻根源,追求具有文化意义的结论,总之,呈现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相结合的趋势。其实只须回顾一下自国际比较文学学会1985年第11次大会以来历次大会的议题,这一趋势便不言自明。1988年第12次(慕尼黑)大会的主题是“文学的时间和空间”。1991年第13次(东京)大会的议题是“欲望与想象”。这两个议题的文化研究的意味相当鲜明。1994年第14次(埃德蒙顿)大会,议题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1997年在荷兰莱顿举行的第15次大会,议题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讨论的中心更明确指向了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无独有偶,目前的翻译研究也不再囿于流于译者个人经验的传统文艺学模式和60年代随着结构主义思潮而兴起且盛极一时的语言学模式,而是如巴斯奈特和勒弗威尔所宣称:翻译研究的重点已经发生转移,即它已经越过结构主义阶段,开始关注诸如语境、历史和传统之类的大问题。换言之,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巴斯奈特和勒弗威尔的这一断言标志着翻译领域的文化学派正式形成。这一学派除上述二人外,还包括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图里的翻译规范论、赫尔曼等的操纵理论以及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翻译理论、巴西的食人理论等。这些学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从宏观的角度重新审视翻译现象和翻译活动,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因而热衷于对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可见共同的“文化转向”构成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第二个相交点。

四 结语

综上所述,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既有相交之处(共同关注文学翻译、文化转向),又是两门不同的独立学科(有各自关注的焦点:文学、翻译),因而两者具有一种“交而不同的关系”。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Baker, Mona. (2004)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2]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 (2001)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3] 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 [4] 曹顺庆等.比较文学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 [5] 费小平.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6] 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7] 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M].台北:业强出版社,1994.
- [8]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9] 叶绪民,朱宝荣,王锡明主编.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 [10] 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ZHANG Ya-qio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Zunyi Medical College, Zunyi, Guizhou 563003)

Abstract: By exploring the definitions of bo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neither the “one that regards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branch of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is supposed by many scholar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or is the one as is claimed by Bassnett tha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a branc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f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that of “being connected but different”. That is to say, they have different object of attention, namely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however, the two are connected in that both are concerned with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start a “cultural turn”.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Literary Translation; Being Connected but Different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62页)

On the Deep Images of the Snow and Fire in *Snow Country*

ZHANG Qiao-huan

(Literature Department, Jiaying College, Meizhou, Guangdong 514015)

Abstract: In *Snow Country*, snow and fire are two important images which have consanguineous relations with the characters, existing status of the two heroines and the theme of the novel. The author Kawabata Yascenarr pursued a co-existing condition, then found an incompatible realistic plight and lost ideality which he wanted to solve. The images of the snow and fire are Kawabata Yascenarr’s profound experience with survival.

Key words: Kawabata Yascenarr; *Snow Country*; Snow; Fire; Experience of Survival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76页)

A Comparison of "To Oak" to "A Flowering Tree"

MA Ming-min

(Humanity Department,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chi, Xinjiang 830054)

Abstract: The two poems, "To Oak" and "A flowering tree", are same in the metaphor of tree for love, but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 article is trying to compare these differenc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emotion of expression and demand, the imagination of combination and selection and the imagination of creation, and the backgrounds of the authors.

Key words: Tree; Love; Mood